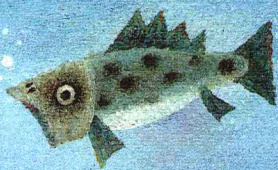


死胡同里的男人

「日」丝山秋子 著

王蕴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死
胡
同
里
的
男
人

「日」丝山秋子 著
王蕴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胡同里的男人/(日) 丝山秋子著;王蕴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327-6012-1

I. ①死… II. ①丝… ②王… III. 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1104 号

FUKUROKOJI NO OTOKO

by ITOYAMA Akiko

Copyright © 2004 ITOYAMA Ak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ITOYAMA Akik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字: 09-2010-594 号

死胡同里的男人
袋小路の男

[日] 丝山秋子 著
王蕴洁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 玮
封面插图 清 月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建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75 插页 2 字数 44,000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6012-1/I·3571

定价: 24.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602918

目 录

77	39	1
Aglio olio	小田切孝的说法	死胡同里的男人

死胡同里的男人

“对女人，只有三件事可做，”克雷亚曾经说，“爱女人，
为女人感到痛苦，或是把女人变成文学。”

劳伦斯·杜雷尔^①《朱斯蒂娜》

^① Lawrence Durrell (1912—1990)，英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为“亚历山大四部曲”，《朱斯蒂娜》是四部曲之首。

你住在死胡同里。死胡同的尽头，是另一条巷子的围墙，只有猫可以顺利出入。

我有一个同学从高中退学后，离家租屋而居，不想上学的我经常去她家喝酒到天亮。当天色微亮时，厌倦了野牛草伏特加和 Short Hope 的味道后，就会外出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散步的地点就你家附近。翻开地图，发现你家在像梳子齿般的死胡同深处。我们说要去看看你家，但还是有点畏缩。这么大清早去太奇怪了。那条死胡同，根本没地方可以逃，被发现就惨了。我们犹豫、放弃了好几次，更为自己的没出息感到生气，为了发泄内心的生气，便打开附近住户的牛奶箱，偷喝了刚送到的鲜奶。

有一次，在雨后的早晨，我们难得鼓起勇气，踏进了那条死胡同。你家是很普通的二层楼房，抬头一看，发现二楼屋顶的雨水管角落，婷婷长了两根荠菜。我认定，那就是你的出发点。我朋友笑说，很像内裤里露出的两根阴毛。

这时，我们听到“唰——”的声音。那是脚踏车的声

音，是你那辆绿色 Bianchi 骑过微湿路面所发出的声音。这么大清早，你到底从哪里回来的？我们站在死胡同里，吓得缩成一团。

“你们在这里干吗？”

你下了脚踏车，用没有抑扬起伏的声音问道。虽然你很帅，但看起来像死鱼一样。我觉得，如果触摸一下，一定感觉湿湿冷冷的。想象着这种湿冷，我的侧腹开始隐隐作痛。

我们找不到借口，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很糟糕的事，随便道了歉，拔腿就跑。虽然感到很害怕，却也为被你发现感到窃喜。

第一次见到你，并不是在学校，而是在新宿昭和馆旁的一家昏暗爵士吧“音乐出口”。这家空气也被熏成深褐色的店内，排了两排深色木纹的桌子和椅子，里面有一张吧台。墙上固定的架子上排满了唱片，那些老主顾大叔们通常要到晚上九点以后，才开始聚集在这里高谈阔论地聊爵士。所以，开店之后的四小时，就成为我们的乐园。虽然我们只是高中生，却可以大大方方地在这里喝啤酒。

朋友不时约我去“音乐出口”。记得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的时候，在和朋友聊天时，突然发现你在里面靠吧台的座位上，直直地看着我。我时而转过头，时而和同桌的朋友互看，时而抽着烟，喷云吐雾，试图逃避你像鱼叉般紧

盯着我的视线，然而，你仍然紧盯着我看。我无法仔细看清你的脸。

“他在看你吧？”朋友发现了你，问我。

“那个人是谁？”

朋友告诉我：你是小田切孝学长。虽然我才一年级，但对这个名字早有耳闻。你是二年级生，功课很好，虽然有女朋友，却经常去洗浴店。当时，我们在传这些八卦时，大家还起哄说：“不会吧，好恶心！”

“他就是小田切学长吗？”

“对啊，你小心点。”朋友笑道。

之后，我去学校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你的身影。然而，你很少去学校，所以，我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离开教室，在街上寻找你的身影。我们学校穿便服，况且这里是新宿，只要一出校门，除非特别倒霉，不然不可能被老师逮到。在街上，我像乌鸦一样自由自在。无论去哪里，我都知道最省时的快捷方式。人潮再怎么拥挤，我也可以穿梭其中，不撞到任何人；也知道哪一家店有什么货色。我循逆时针方向造访 Disk Union、世界堂、Rolling Stone、丸井百货公司、纪伊国屋书店和几家乐器行这些你经常驻足的场所。最后，当我到达“音乐出口”时，通常可以看到你坐在吧台旁的座位看着精装书，悠然地喷云吐雾。

一开始，的确需要勇气。即使打一声招呼，也让我连指尖都发抖。你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盯着我看。眼镜后方的双眼瞥了我一眼，便吩咐我去买烟和报纸。万宝路的烟和《东京运动报》。《东京运动报》要到车站的书报亭才能买到。我很欣然地为你当跑腿。

你知道许多别人不知道的爵士歌手的名字，却时常忘记我的名字。写了我电话号码的便条纸也总是不知道塞去哪里。

“我不是要对你说教。”

你说。但在这句开场白后，总是一大串说教。要用功读书；要多参加社团活动；要改抽淡烟；要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将来；你太瘦了；要多结交朋友；还有这个世界比你想象中丑恶得多。我像冲冷水澡般蜷缩着身体，出神地看着你。当你说教完，又点着烟，神经质地眨着眼睛问我：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第一次单独约会吃饭时，你放了我鸽子。我在新宿 Mylord 的 Diner City 等了两个小时，一直转头看着门口，脖子都酸了。回家的路上，我没有恨你，但我讨厌穿着新买裙子的自己。十二点多时，你打电话给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和朋友打台球，人跑不开，请你原谅。下次我请你。”

你用很刻意的开朗声音说道。我放下听筒，再度钻进

被子。

虽然你有时候会爽约，但每年差不多会带我去喝两次酒。我到处向朋友宣扬，“我等一下要去约会”，内心期待着晚上可能不会回家。第一次见面时，即使朋友没有提醒我，我也以为你“或许对我有所行动”。

然而，眼前的你只是默默吃着日本料理，我问你在想什么，你回答说：

“我在想，马上就要明天了。”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是晴天。”

“这种事，我怎么知道。”

无奈之下，我只好喝着啤酒，心里想着，不知道接下来有什么节目？不知道会不会带我去哪里？我终于要失去纯洁的身体了吗？然而，你很快就回家了，或许是约好了其他朋友。晚上八点，在你离开之后，身为高中生的我，没有独酌的习惯，去喝咖啡又太晚了，只能呆然地站在人潮中。我也曾经对你说：“今天我已经告诉家里人要晚点回去，这样很不甘心，我不想回去。”你却说：“不行，我在这方面比较守规矩。”

虽然对我说得冠冕堂皇，但你却在学校的水箱上和女朋友热吻。我爬上梯子，想上去抽烟，看到你一边接吻，一边比出胜利的手势，不禁哭着逃回了家。

你的女朋友是个很可爱的大眼妹，还有一头柔顺的头

发。虽然可爱，却很坏心眼。我努力想要喜欢她，在回家的电车上遇到她时，我们曾经一起去喝咖啡。

“你是小田切的粉丝吗？”她问。

我点头如捣蒜。

“他到底有什么好？”

“长相啊，长相。”

“是喔，我会告诉他。”

她笑了。我知道她把我当傻瓜，觉得很懊恼。

在你沦为重考生后，一到傍晚，仍然会在“音乐出口”现身。心情不好的时候，始终盯着书本，心情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就会把手放在我的桌子上，说：

“要不要出去走一走？”

我以为你要带我去哪里吃饭，兴奋地摇着尾巴跟你走。你却对我说：

“对不起，你稍微等我一下。”

然后，走进小钢珠店，让我足足等了三十分钟；有的时候会走进书店，站着看一小时的书。我每次都错过生气的机会，但又不想就这么回家，闷得发慌，不知如何是好。

我每次打电话给你，你妈妈总是拖拖拉拉，迟迟不叫你来听电话。

“我儿子根本不告诉我他到底在想什么。”你妈

妈说。

我也不知道，我告诉她。以后也要请多多关照，你妈妈一直对我这么说。彼此彼此。我每次只好这么回答，然后，你听到了，才从你妈妈手上抢过电话。

你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聪明，却连续两年名落孙山。

有时候，你会在深夜骑着 Bianchi 来到我家门口。我的房门和大门都已经很老旧了，一开门，就会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所以，只要我一听到暗号的口哨声，就会从后门溜出去，攀着李子树爬过围墙。然后，我们走路去附近的 Denny's 餐厅，喝着淡而无味的咖啡，抽着烟。你说：

“我也想早点考进大学。”还说：“为什么你这种人可以考进大学，像你这种笨瓜应该落榜，体会一下重考生的辛苦。”

我喜欢你的毒舌。想到谁都不知道我们在这么晚的时间见面，喜悦就在全身奔腾。

我二十岁那一天，你打电话给我。

“满二十岁后，即使做爱也不构成犯罪，有机会的话，我们来试试吧。”

我惊讶得几乎跳了起来，一时说不出话。我拿着电话手足无措，你笑了起来，说：

“不过，等你学会放得开之后再说吧。”

我把这番对话告诉大学的同学，结果很快就传开了，让我很受伤害。

三月十四日，你打电话到我家。我和大学的朋友小米一起出去了。我之前送他人情巧克力，他送我饼干作为回礼。或许，你在我到处乱玩乱逛的某个地方，当然是在新宿，看到我和小米走在一起。我回家后打电话给你，你却不再接我的电话。

“我的确打过电话，但我忘了有什么事。”

你始终如此坚称，绝不松口。无论我打几次电话，都无功而返。可能我说了什么失礼的话，可能引起你的误会了，然而，无论我怎么问，你都不告诉我真正的理由。现在，你可能已经忘了吧。你总是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从那以后，就和你断了音讯。我开始和送我饼干的小米交往。交往了两年，在大学毕业的同时分手了。小米要去美国的大学留学，我去一家总公司在大阪的食品公司就职。

二

去了大阪之后，仍然无法把你忘怀。比方说，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走过造币厂旁，看到美丽的月亮时，就会想到，如果你在东京也可以看到相同形状的月亮就好了。我不信神，所以，就向月亮祈愿，希望你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我却没有祈求我们可以重逢。我一直以为，就算是向月亮祈求，但这种近似天文学上的几率的事，根本是不可能的。

十月微寒的夜晚，我回东京参加朋友的婚礼。伊丹^①虽然是阴天，羽田机场却阴雨绵绵。绿色和蓝色的灯光映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显得格外美丽。我托运的行李一直没有送出来，机场快轨也等了好久才到。在山手线里，我觉得自己身上的套装很土。我脑袋空空地赶往老家的方向，走出涩谷站南口时，眼睁睁地看着我应该搭的那班前往祖师谷大藏车站的公交车开了过去。末班公交车的红灯照亮着前方的路。惨了，该怎么办？我不想搭满是酒味的新玉川线，出租车站前已经排着百米的队伍，像缘虫标本般蠕动着。这时，我看到一辆从来没有搭过的公交车。经

由新道前往高津。我虽然不知道高津在哪里，但新道就是246号公路。这样的话，我可以在下公交车后，再拦出租车回家。我跟着人潮被吸进公交车。我已经忘记了东京的公交车要先付车票钱，慌忙从手提包的口袋中摸出钱包，寻找零钱。正觉得自己很呆时，发现有人看着我。

虽然我觉得不可能是你，我每四秒眨一次眼睛，眼前的图像不断更新，彻底排除了我的质疑。你面无表情的脸上浮起一丝微笑看着我，你身上散发出的迥异感觉，宛如在陌生国度绽放的怪异花朵。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驾驶座后方的四排座位，站在第五排座位前，当我用眼神询问“不会吧？”时，那朵花开开了口：“好久不见。”

我站在你面前，握着吊环。我仍然无法相信，觉得你好像幽灵一样。

“没想到你已经穿着套装上班了。”

你笑了。带着讽刺的嘴角一如往昔。

我在大阪。听我这么说，你也丝毫没有惊讶。所以，我已经好久没有回东京了，明天我朋友结婚，今天刚好回来，也是第一次搭这辆巴士，照理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听我语无伦次地说完，你“喔——”了一声。

我问你：“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回答：“作家啊。是还没有出过一本书的作家。虽然现在靠打工为生，但每

① 兵库县东南部的城市。

天都写作。”

“你怎么会想到成为作家的？”

“因为，我发现有些东西只有我能写。”

太莽撞了。太美妙了。如今，你仍然在我遥不可及的地方，以后将会绽放出光芒。我不禁为之雀跃。

“怎样才能当作家？”

“投稿给文学杂志举办的征文比赛，这是唯一的方法。”

“每年只有一次吗？”

“嗯，截稿日分别是这个月和三月。其实，还有很多杂志都有类似的征文比赛，但我只投稿给这两家。”

公交车快到你家附近了。

“你打电话给我吧，我家的电话一直没变。”

我拿出名片，在背面写上自己的电话号码。

“我也会试着打看看。”你说。

你在“音乐出口”打工。你常在半夜打工结束后，打电话给我，把我从梦中吵醒，才聊了几句话，就说：“时间不早了，赶快睡吧。”

过年回东京时，我们在涩谷的 Bistro^① 见了面。见面时，你接二连三地打呵欠。不知道你是真的累，还是觉得

① 涩谷的一条餐饮街。